

岁月深处

Suiyue Shenchu

张永刚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岁月深处

张永刚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深处/张永刚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1112-091-7

I. 岁... II. 张...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868 号

岁月深处

著 者: 张永刚

责任编辑: 徐 曼 高小和

封面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校内)

印 装: 云南涵威档案科技印务工贸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44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091-7/I·105

定 价: 16.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作者简介

张永刚，男，1961年9月生，云南罗平人。1982年2月大学毕业。现为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曲靖师范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曲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曲靖市政协委员。2004年起受聘担任云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同年被评为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带头人。

主要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多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文艺理论》全文转载、摘要。发表诗歌作品近200件，多次获省、市创作奖。1993年出版诗集《永远的朋友》。

主要学术著作有《文学理论：文化阐释与学科形态》、《文学原理》（合著）、《影视艺术鉴赏》（主编）、《美学新论》（副主编）、《文学概论系统教程》（副主编）。

岁月深处
Suiyue Shenchu

责任编辑：徐 曼
高小和
封面设计：刘 雨

此为试读, 需要在整片区访问: www.cetp.org.cn

自序

诗歌是一种什么方式

这是在经过了多年的写作之后，我向自己提出的一个疑问。当然，我并不是想说，写作，特别是诗歌的写作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否定以求得升华的历程。对个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的外在理由会越来越暗淡，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的写作其实并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唯一方式。在生活中你已经有了更多的更为实在的选择，你内心的激情正在被岁月逐步收拾，你的笔开始变得更为凝重……但写作仍在进行。那么，为什么写作，诗歌到底是一种什么方式？

在文学原理中，这是一些十分深奥的问题。多年来，我徘徊在文学理论的理性世界与文学创作的感性世界之间，我感到这两个世界为我们提供的答案竟如此不同。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否认在文化深处寻求写作动力的理论方式，我甚至说过，由于人类的审美能力与精神创造能力总是以某种神奇的难以理喻的方式支配着作家个体心灵，才使个体心灵中有了

超越自我的神奇成分，才使作家在创造真有巨大价值的作品时，仿佛在“代神立言”，当然这个“神”并不是宗教之神，而正是那种人类整体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的隐秘化身（《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关键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为作者，我们到底是如何呼应、展示了这一切？几乎没有一个写作者愿意对此做明晰的界定。许多时候，精彩的写作，一句漂亮的诗句，甚至一个使自己得意的词，总是在含混的、迷狂的思维之中出现，仿佛天幕上偶然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它对理性的对抗（至少是表面上的对抗）会使一个作家获得言说写作的更为潇洒的可能，因此，它被最大限度地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状态。然而，当文学进入到历史格局的时候，或者说，写作业已完成，理性强大的整合力量便开始释放。人们总是力求将写作理解为合乎或者制造了一种历史趋向的深刻追求。在这种“格式化”的思维中，诗人对他心灵的坚守又被定位为庞大历史整体的组成部分，似乎任何一首诗都是历史的碎片，从中随时可以读出原型意味与文化情结。诗人言说的个体理由再次被遮蔽，或者取消。

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完美但并不确切的文化构建方式中从事诗歌写作的。一些人为的事端与争执由此产生。20世纪以来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格局与不断转化，正是诗人心灵服从于历史幻象的佐证。我们因此对写作有种种限定与解释，甚至误解，我们常常为了这些限定与解释而写作，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旅程。幸运的是这个周而复始的旅程，将充满悖论的写作的内部与外部关系有效整合起来，将我们敏感的内心紧紧系在时代的脚步之上从而获得冠冕堂皇的理

由，将诗歌的本质、功能与言说方式不断改变，拓展出绵延诗意时空……在此意义上，诗歌成为时代与历史的心灵，是社会后院中低声吟唱的一只百灵，它从诗人的手里飞出之后就不再属于诗人。对于诗人而言，这种诗歌，仅止证明了诗人的曾经存在。

这个结局令许多人备感欣慰，也左右了他们的写作，当然，最终也要使他们忽视了心灵和精神本身。这是功利主义的灾难性结果。在这条道路上，内容与形式、题材与言语、起点与归属这些不断触动诗歌内涵的因素，一般都要倚重世俗价值来获得自身价值。因此，对于威廉·布莱克、T.S. 艾略特这些诗人，我们往往只看到他们对所谓“现代社会”的对抗性选择，而忽视了他们超越现代性乃至整个时间意义的精神索求。事实是《荒原》中的宗教灵光在最后的诗行里闪耀的时候，艾略特的伟大才具有了心灵意义。

说到这里，诗歌作为诗人心灵与精神生活主要方式的重要性必然显现出来。这是可以为诗人个体追求提供更多理由的因素。诗歌的写作行为许多时候是无法控制的，包括写与不写在内。在诗人的写作现场，决定一首诗歌优劣的理性判断往往是无效的。因此我更相信桑塔耶纳所说：诗歌“价值发乎我们情不自禁的直接性或莫名其妙性的反应，也发乎我们本性中的难以理喻的成分。”（《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尽管这句话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它将心灵的重要性作了突出，这已经足够。

服从于心灵的写作对于写作者本人而言并不挑剔，甚至人为的选择都是多余的。因为生活对于心灵的支配力量消减了。相反心灵使诗具有了新的力量，“它把世界包含在自身

之中时，使我理解了世界。同时，正是通过它的媒介，我在认识世界之前就认出了世界，在我存在于世界之前，我又回到了世界。”（《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杜夫海纳的思想，换成王尔德的话来表述，那就是“人生模仿艺术”。可见，在一个自由的心灵世界里，你所感受的，你所书写的，其境界，绝对超越了你所生存的时空，绝对要为你的现实居所镀上一层精神的阳光。

我就是这样理解岁月深处发生的事情。在断断续续写下这些诗句的过程中，与其说对我置身的时间与空间发生了兴趣，不如说它们本来就在我的心里存活。那些风中的花朵，遍布滇东的河流，高原深处的往事以及穿透一切的时光，总是在我心灵的视野里熠熠生辉，使我不能够释怀，使我必须用我热衷的方式记录这些幻象，而不是记录它们的真实状态。在今天这个物质的社会里，为什么写作，诗歌到底是一种什么方式？我想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表达：“待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成长，/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去造访万能的神祇。/而在这之前，我却常常感到，/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措。/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师，/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这样的诗歌方式与流行可能缺少联系，但一定会与作者的心灵紧紧相连。我深信这才是诗歌固有的价值本源，或者说，是诗歌更为本真的方式。

张永刚

2005年11月21日深夜于曲靖

目 录

第一辑 风中的花朵

树	(3)
一场大雪	(5)
关于一场晚会	(8)
窗户	(10)
阳光下的河	(12)
一块石头的内部	(14)
清晨	(16)
诉说	(17)
夏天	(19)
时光中的吟唱	(21)
水滴中的世界	(23)
内心	(25)
风中的花朵	(27)
一棵棕榈	(29)
种菊	(31)
静水	(33)

白色的苇草	(35)
必须学会等待	(39)

第二辑 河流滇东

多依河	(43)
三江口	(45)
九龙瀑布	(46)
鲁布格	(48)
珠江源	(50)
云	(52)
河流	(54)
坐一列火车进入高原	(56)
十万大山	(58)
梯田	(60)
小镇	(63)
罗平的雾	(65)
梦中的城市	(67)
十八连山	(69)
金鸡峰	(71)
岩羊	(73)
滇东	(75)
河流之子	(77)

第三辑 时 光

五月的北大	(81)
在北大百年讲堂听摇滚	(83)
秋天的黄叶	(86)
关于圆明园	(88)
午后	(90)
命运	(91)
时光	(93)
感受河流	(104)
春天	(106)
表达	(107)
超越困惑	(108)
寻找	(109)
水族	(110)
我忽然忘记	(111)
被门拒绝	(113)
拥有生活	(115)
盼望	(117)
一群水鸟	(118)
安全岛	(120)
无题	(121)
傍晚	(122)
遥远的星	(123)

初读历史	(128)
古迹	(130)

第四辑 高原往事

山祭之始	(135)
珠江之源	(138)
横断之魂	(141)
乌蒙之巅	(143)
红高原	(146)
寥廓山	(148)
高原死海	(151)
走向雨季	(153)
祈舞	(155)
海的传说	(157)
八塔台古墓	(160)
乌蒙	(163)
高原小城	(166)
路过大海梁子	(169)
高山	(171)

第一辑

风中的花朵

树

树在很高的地方
伸出手臂
将我熟悉的大路
引向暗处
躁动的思绪
在繁密的叶子间穿行
我所经历的明媚与温情
隔着一段漫长的日子
发出一阵急促的喘息

谁让树如此高大啊
谁让树
突然之间
用这种粗鲁的方式
晃动我平静的记忆
那时多么清晰的绿色
从春天的枝头
长出一对对明亮的翅膀

蝴蝶一样轻轻煽动
那时哗哗的声音
进入我年轻的内心
我热爱的一首歌曲
被一个少女第一次唱出
在一条布满台阶的路上
我被柔和的枝条
和更为柔和的眼神
轻轻打击
额头与想像深处
留下了永恒的春意

树在很高的地方
伸出手臂
树用厚重的绿阴
遮住二十余年时光
并将我此时的心情
深深笼罩